底蒲室嵐氣生清秋開窓一覽數千里滄海微茫等杯水客帆
来往煙雨中人家遠近林巒裏平生讀書苦不多世事如此將
柰何蠅頭蝸角付一笑會當結屋山之阿

九里湖

朝躋何巖頭暮宿何巖陬平生塵跡不曾到今夕何夕登斯樓
九僊跨鯉升天去藥竈丹爐幾今古白雲滿地孤鶴閑恠木孥
空老蛟怒青山四面相縈廻流水百折聲如雷蒼煙長掛屋上
樹細雨忽落庭前梅梅花似笑客来晚客来洞底春猶淺躡磴
步履危采芝自覺心期遠十年鉛槧没此生願借一枕通僊靈
中宵夢醒肌骨冷似聞玉笛空中鳴曙光催人賦離別袖拂松
梢墜殘雪相期整屐重来遊共向滄灣弄明月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四

禮紀

人物

天地既闢則山峙川流各有定位其扶輿清淑之氣必鍾於人而
人得是氣以生者以體則具以用則周自有大異於衆人者是所
謂人物也人物既盛則人紀賴以扶植風俗賴以醇厚世道賴以
隆平其所關繫不既重矣乎是以古先聖王必表章斯人以範世
而勵俗者若武王克商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
康王命畢公旌別淑慝以化訓殷之頑民而欲其表厥宅里樹之
風聲皆此意也吾郡山川號稱清淑其鍾之於人者肇自梁陳著
於唐而盛於宋歷元以迄于今而不衰第宋志獨缺人物一類

至知軍何侯紘始續脩以補其缺又自為一書雜而無章　國初
鄉先輩吳公源方公樸約分脩之自宋南渡前屬之方南渡後屬
之吳其後因論議異同遂以誌悉諉之方而吳自為一書名曰事
述方志僅編成宋名臣七十餘人未及脫稿而卒事述起自梁陳
訖于元季凡六十餘人其後復著至正近記又增數人自吳後百
餘年未有續之者近歲郡人彭惠安韶續脩莆陽志其於人物則
類稡何志及方吳二編所載而增以　國朝諸名人凡百四十餘
人閨門女婦又二十餘人而僊遊人物不與焉弘治辛酉仲昭以
郡守陳侯之命陪翟渠周君重脩郡志自顧謭陋無能為役意以
人物一志多經前人論著有可依據以紀述無俟於作也遂與周君
議定去取別立義例增入僊谿志所載者而裒輯之期以成編重

商確而卒焉不意周君連月以子病未暇緒正而廹於登梓乃取
所嘗裒輯者次為十類若力學踐行師表後進則列於儒林致君
澤民乂安宗社則列於名臣隨所任使克舉厥職則列於宦業事
親從兄篤於愛敬則列於孝友委身狥國舍命不渝則列於忠義序
事纂言足以達意則列於文苑懷材抱道考槃自樂則列於隱逸
興利除害以惠鄉人則列於鄉惠賢母貞婦足範閨門則列於女
德他如據土全民侯時歸正列國陪臣才行可錄時危遘難前志
失紀專精一藝有益於世則列於雜傳而以賢人君子嘗寓於茲
土者附焉作人物志

儒林上

莆田縣

梁陳

鄭露字思叟其先出滎陽過江入閩遠祖昭嘗過泉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葬焉至陳時莆猶未為縣人不知儒學露與其弟莊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廬護墓側卜居南山之勝構書堂以脩儒業後之因夢捨書堂為永豐庵即今廣化寺講堂地又捨所居為金僊庵即今廣化寺大殿地別架小書堂以居即今廣化寺崇信庵地自露倡學後莆人始興學號為南湖三先生按鄭氏家譜稱露為隋太府卿莊中郎將淑別駕出述事

論曰天下之事要必有開其先者然後人得有所觀感而興起也雖曲藝猶然而況於儒者之學乎儒者之學必自誦詩讀書始蓋詩書所載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帝王化民成俗之具罔不畢備為聖為賢舉不外乎此也但其條目廣大義理淵微學者苦其難入苟非有卓然之識度越常情萬萬者其孰能知所趨向乎故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若露者雖其言論風采無所考見然於莆人未知學之時獨與其弟弟從事詩書以開先莆之儒學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歟

宋

方儀其先本歙人至廷範歷知長溪古田長樂三縣居莆刺桐巷因名方巷世傳長官者是也廷範六子皆仕閩王氏仁逸檢校水部員外郎仁岳秘書少監仁瑞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禮部郎中仁遠秘書正字儀仁岳季子也咸平三年與從子

慎言同登第初興化軍未有學儀伏闕上書乞建軍學立夫子
廟得旨賜地儀入貲助成之復與弟能及慎言奏請脩三禮堂
步廊崇閣及學制之未備者由是莆之學校日盛歷官大理寺
丞遷著作佐郎卒郡學繪其象祀焉方氏自儀與慎言慎從登
第之後迄今其族第進士者六十餘人諸科及鄉舉不計其數

雜出莆陽比事

論曰先王設學校以教民蓋欲使之全其性分之所固有勉
其職分之所當為焉耳所謂性分之所固有者五常之德是
已職分之所當為者五倫之道是已要之職分之所當為者
即其性分之所固有者也使人人皆全其固有之性而盡其
當為之職則天下自平矣是則學校之設其所係不亦重乎

莆置郡肇自太平興國之四年踰二十年未有學也至咸平
三年始從儀之請賜地立廟學繼復從儀及其弟姪之請而
學制始大備焉夫儀非有民社之寄於莆乃奉奉於學校之
建如此亦可謂知所重者矣自是莆人講肄有所教養有法
人才日底于盛至請為海濱鄒魯是固國家氣運之盛使然
然學校教養之功亦豈可誣哉自儀請建郡學之後迄今子
孫第進士登諸科者纍纍不絕彌久益盛殆天亦有以侈其
興學之報與
林光朝字謙之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為意
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焞因往從之游自是遂專心聖賢
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出入起居必中規矩事親孝御下仁

行已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凡其一言一動皆足為時取式四
方來從學者歲亡慮數百人其為教不專於詞章為進取計蓋
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故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
而以行義脩飭聞于鄉里者先朝實作成之也平生未嘗著書
其于聖賢微旨有得于師傳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
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
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先朝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
授左迪功郎袁州司户參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
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為執政鋭欲去之
覺其不可詘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先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
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先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

不已五年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
檢討官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兼司勲司封郎官七
年遷著作郎兼郎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
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先朝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
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按劉克莊云艾軒使粵在九年四月張說除西府克莊在七年三月艾軒不賀當在為著作時與宋史本傳及名公事所記年月互有不同未詳孰是事述孰是）淳熙元年移廣東茶寇自荆湘
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先朝自將郡兵檄推鋒統制路海本
路軫轄黄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從先朝轉運副使先朝
為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
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
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

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
同進士出身命從中出光朝愕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
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
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年六十五
卒謚文節光朝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甚重在後省久未有建
明呂東萊私謂所知曰未知此老若為收殺及繳駁謝廓然除
命乃喜曰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平昔保認此老果不負所期光
朝既歿朱文公嘗嘆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
理極精細為之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食者數時及後來再
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矣光朝所著文詞有集
二十卷陳宓序之謂其森嚴奥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

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而劉克莊評
之亦謂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世亦不以其言為
過云（雜出宋史本傳并名公事述等書）

論曰昔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蓋君子之
學專用心於內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其體即所謂天德其用
即所謂王道也在聖門惟顏子曾子足以當之不謂之君子
之儒而何後世學者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
麗辭為業是固亦儒者之事然鮮有至於道者其去君子之
儒不亦遠乎莆自唐以迄於宋雖稱比屋業儒然於聖人之
道或未得其門而入也至林光朝始淵源伊洛之傳而專心
踐履之學足乎已無待於外故其教人則以身為律以道德

為權輿其提刑東廣則廓清猖獗之荼寇其掌制中書則緻
馭嬖倖之除命隨所任使無往不宜學至于是其殆孔子所
謂君子之儒者歟使當時用之能究其所蘊則天德王道之
治將復見于天下而宋豈止于是而已哉予編次郡之人物
故以儒林為首而先之以鄭露者所以著莆人之倡儒學始
于此也次之以方儀者所以著莆人之建學立教始于此也
又次之以先朝者所以著莆人之倡道學始于此且以示儒
者之準的也嗚呼前脩遠矣典刑猶存後之有志于儒者其
尚端其所趨哉

黄君俞字廷俞校書璞之元孫也父閔字公裕博通五經創上
林義齋以聚英俊之士立為五規一曰脩身謹行二曰立志抗
節三曰潛心經術四曰留意世務五曰限日收功卒左丞皇甫
泌誄之曰義成逸士君俞幼强學著書一百卷名動京師試開
封進士第一四黜禮部鄭獬滕甫王珪交章論薦召試舍人院
除國子監直講太常主簿兼禮院檢詳文字密學陳襄又薦於
朝除真州軍事推官知金壇縣歷官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
卒出何志

黄穎字仲實烏石人也嘗從陳襄學于毗陵襄愛其文行置于
經社孫莘老治廣德穎援詩疑義以問莘老奇之元祐間舉經
明行脩科時天下弗就者二人穎其一也哲宗以弗至問適莘
老為中丞因條其學行以對詔降袍笏就其家起之更三期毋
促之始調清溪尉歷歙浦簿郡守方全道以改官薦穎力辭請

畀同列某人轉儒林郎知長泰縣脩治學舍無一不備晨治邑事日中與諸生講肄經旨逮暮而歸又以職田穀三百餘石與耕民悉不取尋權龍溪尉卒二縣士民齎金帛以賻其子公坦一無所受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終通直郎（出何志等書）

論曰莆之人物自唐及宋文章節義之士彬彬輩出而潛心經術之學則未有聞也至治平元祐之際始有可稱者吾得二人焉黃君俞勵志强學其所著書今雖不傳然一時名儒如陳襄之流交章薦之則其賢可知矣其父問亦學古通經為鄉師表則君俞之學謂其不本于家庭之教可乎黃穎亦以文行受知于襄而其平生辭受進退一無所苟藹然儒者之風致也其子公坦又能守其家法不墜亦賢矣哉一則子之學成之于父一則父之道行之于子皆可以為世楷範也故並論之

方元寀字道輔系出長官廷範之後有名衡者與其弟彬始居白社元寀衡之孫金紫光祿大夫峻之子也元祐六年特科出身少與程伊川同遊潤學至老書問不絕家藏伊川真跡十餘紙有曰比得二書皆有與世背馳求合古聖賢之語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乎顧愚無他能斷斷聖人之道有年矣非徒自盡其心而已思欲天下之心吾心也故因足下之言探足下之意欣然不能已願足下精心致志期于至而後已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得其門而入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于經乎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卓爾有立于前然

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待勉而不能自止矣又曰老夫怕執筆非吾故人不復作此書元寀官終威武軍節度推官（出方志等書）

論曰元寀之學他無所考見然觀伊川先生所以期之者如此其至則其所造詣亦可以想見矣

方翥字次雲元寀之孫父金與鄉書終其身不至都下有壺中閣行藏寓焉翥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語其從兄略為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語翥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于所腸矣及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闔戶十八年盡讀其書無干進意計一第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于家初翥與林艾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又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翥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脚不得艾軒遂愧悟以翥為先聞道兄事之蓋楊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鹽官施廷先翥與廷先居最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翥歸益與艾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朱文公嘗過莆見其論說喜躍不寐及再至翥與艾軒已沒嘆其無復繼云（雜出艾軒文集）

劉夙字賓之其先未有出仕者至其父炳始贈宣教郎莆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戶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以弟朔為溫州司戶迎母游氏就養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才多所成就陳傅良以諸生見夙賞重之

果以文名孝宗即位循文林郎俄召對論薦舉之弊乃執政大
臣為惠而不為政所致差充紹興府教授尋令閤門引對明年
春差禮部貢院考官除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脩官以
親老屢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脩官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
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淮
三事又以江浙水奉詔陳得失乃上疏曰陛下與曾覿龍大淵
輩觴咏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
裁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又及黃門溢格宰相臺諫不振職及
謹邊防辨才德凡六事丐外章再上以為荊湖北路安撫司參
議官以興化猶剩米病民請盡蠲之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
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轉奉議郎奏劄論舒民力罷貢

獻辯君子小人在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
謁夙不納復求去徙知溫州明年引疾歸莆一年卒是歲王龍
學龜齡芮司業燁俱卒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以詩曰諸老收
身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橫
霅水風吹簫給喪事見漢書周勃傳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
友慰弔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于愛親憂國過于憂身古有遺
直今難其人其為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餘見弟朔傳中夙
二子彌正彌邵彌正淳熙八年進士嘉泰初為考功郎嘗為朱
子定謚曰文韓侂胄兵禍有萌使彌正如兩淮還言無故而先
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侂胄怒官終吏部侍郎彌
邵及彌正子克莊皆自有傳雜書名公事述等書

劉朔字復之夙之弟也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
温州司户叅軍與夙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屬歲飢疫火
焚千餘家守袁孚以朔董其事飢者與衆病者與劑寒濵死者
與褚被爲坊二命僧主醫療日一至以藥囊粥釜自隨所活數
萬人收道傍棄兒募乳飼及聽無子者擇取孝宗初立與林光
朝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
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覿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
福清縣以至誠待民聽訟無留滯市食掛錢于門民當其物持
錢而去會沉痾作請祠歸再召入對于是虞允文贊孝宗恢復
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于端重堪事者
從容以待其變不可憑虛臨空過爲指料決天下于一擲孝宗

竦然免試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叅議官行
至信安傳舍卒朔與其兄夙皆爲時望所推夙性挺特不以色
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于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
言于朝盡心于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諫云朔二子起晦字
建翁擢淳熙五年第知貴溪縣召試秘書省正字兼益王府教
授蔚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于其父而言官指爲僞學劾
罷之起世擢慶元二年第（雜出名公事述等書）
陳士楚字英仲黄石塘南人少篤志問學長從林艾軒游乾道
八年登進士第調臨江户曹攝新喻縣政大治改秩調候官縣
丞相周必大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對孝宗奬其誠實十六年差
樞密院編脩官紹熙初兼司封郎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

日百官已趣班雪大作宰相索表稱賀士楚援筆立就朝士皆稱嘆青宮開經筵士楚講周書無逸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章其說曰百穀麗于土荄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于田莠草既除方有秋以喻小人有妨君子之意壽皇傳諭曰陳直講說書議論精詳理致深奥誠得師儒之道賜以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歲儉民飢不憚巡訪全活者衆再除侍右郎右史退葺御書閣扁陽春堂揖壺樓觀稼亭皆宸筆揮洒慶元改元除侍講四月以疾卒賻儀甚厚林希逸守莆祠艾軒綱山樂軒于城山後人以士楚侑享云（雜出何志等書）黃芻字季野少從艾軒林先朝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朔林亦之兩下皆推讓焉一第兩夭僅止懷安縣丞

論曰莆人之崇正學由艾軒倡之而始明艾軒之邃正學由方翥發之而始悟故艾軒嘗稱翥為先聞道子朱子經莆亦稱翥與艾軒論說之善則二公之所造詣蓋未易以優劣論也劉夙暨其弟朔皆師事艾軒而得其傳故其論議條脩粹然一出于正古所謂難兄難弟豈足多哉陳士楚之學亦得于艾軒故勸講青宮則得師儒之道提舉江東則著救荒之績藹然艾軒之家法也黃芻之志行一時同遊之士自二劉兩下皆推讓之亦豈非艾軒之高第哉使天假之以年則其所就蓋未可量也不幸一第而夭悲夫若夙之子彌正不阿權奸朔之子起晦蔚有然時望則皆能守其家學而無忝所生者也

鄭耕老字穀叔父安正少負才學篤志諸子嘗築書堂率閭里子弟講學一時名士多從之游耕老幼孤母林氏訓諸子曰家事盡以累吾汝等一意向學以無負汝先君之志無謂予婦人而欺欺予易欺塲屋難汝等學問吾無所取信惟有司不汝遺此吾所取信也耕老後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主懷安縣簿母喪調溫州法曹改明州教授四明自女真焚蕩之後學陋教弛耕老更營學區爲講說科舉之外者侍從多以通經術薦召見奏言太祖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曰道理最大知道理爲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悅親擢國子監主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徑歸南陂素厭聲律浮靡讀詩易庸範語孟味其深微皆有訓釋榮利澹如無意官進母墓有小精

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皆常所往具舟楫琴書夷猶溪上卒年六十五兄箕老特奏名（出莆陽比事等書）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涵之後父端第紹興十二年進士歷惠州教授終安溪縣令補侍官惠州時永嘉陳鵬飛適謫居于此因得師友之其爲學專用心于內而世間利達不少動其心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光朝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名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縣尉卒有九經解等書（出八閩通志）

論曰宋之南渡也伊洛絕響考亭未興世之所謂儒者專以科舉爲業而知從事于聖賢爲已之學蓋亦鮮矣若鄭耕老之學務窮經燭理不屑屑于榮利而其教人必爲講說科舉

之外者黃補之學專用心于內而外物不以動其心二公于
聖賢爲已之學其殆有所見乎蓋耕老之父安正篤志儒業
以師表後學耕老雖不及承過庭之訓然有賢母奉奉以無
負先志勉之補亦濡染其家學又得賢師友講論切磨之益
是宜二公之學有所成就如此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驗于此爲尤信

方耒字耕道元寀之曾孫少孤苦學弟于來禾皆自教之家貧
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每歲輒具終歲之粮兄弟杜門不出
親朋罕見其面人服其勤篤既而師事朱文公于建安乾道中
登第調潭州善化尉復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世之可與共
生死同禍福者耒一人耳後南軒帥荊南辟耒及游九言爲屬

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失耒感激知已過事無隱改知攸縣終
宣教郎知連江縣禾字耕叟亦登文公之門文公告以改過脩
已之方莫切于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之（出朱子大全等書）

方壬字若水元寀曾孫翥從子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
參謁朱子十四年擢第除長泰縣主簿朱子適守漳請壬主學
事壬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屬邑皆倣之學舊取
陂塘錢穀以廩士壬以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請于
朱子以廢寺租代其輸又請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如其
言及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付壬俾刊示學者明年龍巖有彎
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于佃而鞫驗者皆曰
服毒壬以郡委閱實抵卒及佃罪朱子聞之與壬書曰龍巖之

行使無罪者不以寃死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秩滿除知
寧鄉縣未上卒壬性孝友篤守家法與弟申居終始無間言家
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壬流涕不忍視而止
鄭可學字子上號持齋露之後濟之從曾孫少孤貧由鄉薦兩
浙漕試再貢禮部皆不利道武夷見朱文公從學自以稟性下
急于懲忿工夫尤力久之最稱得文公精要文公守臨漳賓禮
可學以毅其子弟晚年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
上足以當之凡四方學者疑問多使可學是正而士友之南者
必見可學而後行當代聞人如曾逢曾逮與為忘年交呂祖儉
李孟傳廖德明皆敬禮之前後三奉大對嘉定四年始授忠州
文學是歲廖德明帥廣招致邵齋湖南漕使曾槃檄攝衡陽戶
曹道卒豐城徐杞自春陵歸遇之為買棺殮方孚若遣使哭之
臨江軍後其弟仲伯以喪歸葬初可學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
或云吾子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文公頗是之所著有春
秋博議出事述等書
方士繇字伯謨白杜人會之曾孫也父豐之官終監豐國鎮工
詩朱文公嘗稱其豪壯士繇早孤依母家邵武呂氏屢試有司
不偶已而從家崇安從文公遊遂廢進士業直以學古為事薰
陶涵養日進高明方是時及文公之門者百千人而士繇年甚
少學甚敏不數年遂稱高第六經皆通尤長于易嘗以老子之
言為有激而世黜之太過佛雖夷而立志之堅亦有可取謂百
家大抵多駁然亦不可掩其所長不甚學詩間有所作亦寄情

蕭散有集一卷藏于家士繇聰明絶人而持之以孝謹將之以
謙厚資産有無一不掛口其氣貌簡遠涉世若甚踈而講論治
道援古證今瞭然明白紹熙間文公之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
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禍未幾學禁果
作又嘗勸文公少著書以文公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
遠多類此云（出事述等書）

陳定字師德俊卿之子與其兄守從子址等俱從學朱文公守
字師中寛宏而剛直用蔭補官歴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
受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特稱晩為將作監以卒定蚤秀
異年十二三已知為已之學林艾軒時造其廬定發問非凡艾
軒許與特甚及見文公告以聖賢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定遂
反而求之旋以苦思感疾卒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為右承奉
郎性至孝事父母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
違義理而未嘗失顔色于昆弟尤友愛卒年二十五文公銘其
墓址字廉夫定長兄福建帥參寔之子自幼有志于學亦以蔭
補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卒年二十八時艾軒之姪成季
亦從文公遊有學行嘉泰中特科為興國軍判官（雜出大全等書）

太大壯字履之廷範之裔少穎悟操筆成章艾軒二劉咸推重
之年長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文公至莆舉所學就正焉得其
親傳之懿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履齋文公為書其扁大壯性孝
執父喪三年不出户臨沒勉子姪養其母戒治喪無用浮屠冠
衣束帶而沒學者稱履齋先生子大東字東叔弱冠文藝絶流

輩屢田場屋端平甲午年五十始與二子洎孫清孫同　漕解
明年第進士乙科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爲漕使姚珏
留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數月永春迓者至大東亦以疾求還至
家卒雜出事迹等書
黄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居吴不忘故鄉因號壺山幼知嗜學爲
向上事業方慶元詆排道學士毅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
一書夜叩所見文公嘗告以靜坐勿雜與醒勿昏居數月授以
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于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譔次文公書
說及文集又因語録成書分門序次爲語類嘗言孔孟之道至
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出通志
陳宓字師復號復齋俊卿之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
異之長從黄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
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
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與爲數浩穰一
人蔬食而嬪御不廢于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反資于妄用此
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
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椽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
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稱提安邊所創立
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躐躋殿嚴庸鄙之夫久尹京兆
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乞公勤而擢
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
臣請伏面慢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

遺至是為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
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
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
相蒙務為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
于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
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
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
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
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
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
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

文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贓以巧請而牽復使
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故曰大臣之心
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
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于言責不出
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
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
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
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係願
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
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
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

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
流民郡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
論改知南劒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
率僚吏持錢穀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改
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
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
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沒已閱月
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嘆曰世讎未復何以好
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語復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
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
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焴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

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
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
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
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
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等書
并文集藏于家（出宋史本傳）
論曰昔朱文公倡伊洛之學於考亭天下之士執經受業者
不可勝計于時莆人之及門者亦不啻十數人焉方秉以南
軒之辟為荆南帥屬丙稱其可以共死生同禍福方壬以文
公之請主漳州學事凡所建白多取之以為屬縣楷式鄭可
學亦以文公禮請至漳州教其子弟而凡四方學者疑問多